

阳谷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阳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阳谷“忠孝团”叛乱始末

申仲铭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农历九月），阳谷反动道会门“忠孝团”突起叛乱。致抗日英雄范筑先将军殉难聊城，复与我东进八路军为敌，妨害抗战，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沈鸿烈、李树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最恶劣的一个事例。那时我正在家乡，居住在“忠孝团”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安乐镇，幸得夺取东门旁口出走，我堂弟东生则被该团杀死。这个叛乱不是偶然的，兹就记忆，复与若干老战友谈及，得到不少参证，记述如下：

“忠孝团”怎样起来的？

鲁西一向是红枪会活跃的地区，其基本群众虽多是中小农户，但因它属于宗教迷信也带有封建反动的一面，特别是领导人物一旦与反动势力相联系，就很容易被利用，做反动派的工具和鹰犬。阳谷县红枪会向有耿门、赵门、周门之别。赵门系统绝大多数是中小农，我曾见过赵法师，他的门徒多在安乐镇一带，纯由自卫出发。一九二六年抗粮、抗捐，抵御兵匪，几次攻围县城，多是赵门会众参加。耿门则不然。耿的门徒多在地富庄寨，如胡家楼、朱家庄、薛家寨。

听说耿法师收门徒，尚收受礼金。这起红枪会，事实上与地主武装民团合而为一，做了地富们看家护院的保镖。周门则介于两者之间，影响不大，不如耿、赵两门人多。

大革命时，鲁西红枪会和冀、鲁、豫各省同样，对摧毁北洋军阀起了相当作用。国民党统治时期，韩复榘用梁漱溟、梁仲华“政、教、富、卫”之说，以“乡建派”的办法，在山东推行反动的“乡农学校”制度，征调民间枪枝壮丁，成立地主武装组织，扼杀了一般农民自卫组织，红枪会无形中也消沉下去了。一九三七年日寇入侵，地方有些混乱，红枪会因而又起，有出于保家自卫的，有参加抗战的，也有一贯为地主阶级服务而反对抗战的。“忠孝团”的前身，属于耿门系统，它的反动叛乱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山东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不从韩复榘的乱命，誓留黄河以北，守土抗战，并取得共产党的支持，动员群众抗日，屡次击退敌寇，以聊城为中心，建立了鲁西抗日根据地；收编了三十六个抗日支队、三路民军，共约五万人左右，收复了二十多个县城，复与东进八路军一二九师联系，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抗战形势，本来极好，即日敌亦誉范为“华北第一人”。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对范的行为极为不快，造谣中伤，百般破坏，联合地方反动势力，阴谋倒范反共，破坏抗战事业。“忠孝团”就被他们选中，相互勾结，

阴谋叛乱。

一九三八年春，范筑先收复阳谷县城，即以共产党员充任县长。因阳谷是接连聊城的一个大县，也是鲁西粮米给养的后方基地。但大地主盘据的朱家庄一带，却凭仗其民团、红枪会（耿门）势力，抗不纳粮，并田赋正税也不愿纳。范筑先据报并接受阳谷共产党的建议，调党所掌握的廖云山队和杨笑如队由堂邑、博平集合到阳谷，镇服朱家庄一带地主民团，推动抗日县政。表面上看，这虽是一件小事，内中也包含着对各种反动派的尖锐斗争。这支武装，当时尚在萌芽时期（即后来的筑先纵队前身）。为巩固阳谷政权及扩大抗战力量，党建议把廖、杨两部调来阳谷，一则用以协助阳谷党，推行县政；二则把这支武装放在党所掌握的阳谷县政之下，也好培养成为抗日劲旅。

一九三八年三月间，由共产党员廖云山、李福尧、陈中民、杨笑如、靳士林等同志率领这支武装约一百多人，前往朱家庄一带催征田赋。队伍刚到不久，时已过午，正在烤火，尚未来得及和其首要谈判，地主以为前来攻打他们，即鸣锣击鼓，集合红枪会，要把队伍包围缴械。廖同志等看情况不对，趁着黄昏返回阳谷县城。后来知道，这个事件是大地主民团长刘学来鼓动的。此后，朱家庄一带的民团愈加猖狂，凭借朱家庄的深宅大院、坚固碉堡，培植匪团，

继续顽抗，一直抗粮抗税，于是极端反动的“忠孝团”突出的发展起来。

这个“忠孝团”，据说原先发生于阳谷东邻东阿县境，七七事变后即组成，后来传到阳谷县东部乡，有八个分团（一说是一个团），团长为刘清泉、赵二虎（赵长街）、焦维贤（一说焦东海）、贺登岱（一说贺登川）、王培臣、段学彦、刘淑宝、郝立新，分布于丁庄、东金、王屯、刘集、焦庄一带（阳谷县东北）。后来，地主民团首领徐芳德、翟青云、刘学来，也都附合参加，以朱家庄大地主李姓碉堡寨子为其根据地。赵二虎原是张勋部下小军官，张勋复辟失败后，他就成了北洋军阀的兵贩子，这时则勾结敌伪，终于做了汉奸队长、司令。此人招摇撞骗，威胁百姓，一向为人民所痛恨。翟青云原系地痞流氓，以国民党部势力人物翟秀山、翟仲范为背景，是七级镇一带的恶霸。刘淑宝是地主、国民党员，更是一个狂妄的反动分子。

按“忠孝团”的组织，溯其源流，是白莲教中的无极道，晋鲁豫边林县、磁州一带的天门会，是红枪会门各派中最落后反动的一支。“忠孝团”会首刘清泉，也是地富分子，阳谷县东北丁庄（安乐镇东十里）人。这个人年四十多岁，念过私塾，略识文字，蓄发留须，迷信符咒，手持木剑，自称这木剑能杀死人。他又用胶泥

泥飞机、飞机，类同儿童玩具，自谓用法气一吹，泥飞机可以上天，泥土人可以行走。其弟刘清岚三十岁左右，原系安乐镇省立第二中学学生，此人并不迷信，但他有政治野心，想做大官，就利用‘忠孝团’红枪会众作为他的政治资本，勾结敌伪，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倒范反共，称兵叛乱。

沈鸿烈、李树春和“忠孝团”的勾结

一九三八年，范筑先取得共产党的支持，在鲁西北南部，初步建立了抗日基地。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由鲁西南一再败退，六月窜至东阿，不堪敌寇一击，因渡黄河依范居于聊城。范为照顾“省主席”的面子，亲自到河边迎接，沈在聊城设下“行辕”。但沈以范筑先重用共产党员，联系八路，心中不悦，遂将“行辕”改迁于阳谷县属的张秋镇，并以民政厅长李树春兼任“行辕”主任，日谋倒范反共。这年秋天，张秋与聊城之间，势成敌国，在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斗争磨擦极为尖锐和复杂。沈这时已奉蒋介石命令，厉行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范仇视，逐日加深。

正如刘伯承元帅《我们在太行山上》一文（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所说：“这时，日寇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

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逐渐转移其军事力量，对付敌后我军；国民党则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加紧磨擦，为投降妥协作准备。他们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的口号。他们到处勾结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横征暴敛，欺压人民，一再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这也恰是此时鲁西的写照。沈鸿烈、李树春用内外夹攻的手段，陷害范筑先将军。一方面利用李树春以旧属关系拉拢范的参谋长兼第二支队司令反动分子王金祥，联合六区专署旧员中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从内部腐蚀分化；一方面在阳谷县召聚劣绅、国民党反动分子陈受之（名增佑）、李立如（名幢豫，韩复榘时曾做过县长）、李士修（名维德，韩复榘时曾任过县长多次），勾结“忠孝团”，密谋对范称兵叛乱，欲置范于死地。同时又以省主席之尊，迫范撤换共产党员县长（如范县周子明、寿张管大同等同志），向范筑先、向八路军“收复失地”。最恶毒的是，沈、李在张秋镇故意对“忠孝团”说：“省府行辕三不要：一不要枪，二不要人，三不要钱粮。”其实，国民党省府这种人游而不击，既不打仗，又握有省府“民生银行”钱票发行权，结果还是坑害人民。但这个欺骗人民的手段也颇能煽惑人的。沈、李和地方国民党反动派、土劣分子，又直接授意“忠孝团”及一般地富说：“无省府命令，不必向范纳粮。你们尽可反对。”这样累

次地煽风点火，遂有“忠孝团”的叛乱。

沈鸿烈字成章，湖北人，在奉张时代，曾任过东北清军舰队司令。一九二九年东北当局因中东铁路问题与苏联红军引起武装冲突时，沈是抗俄的江防海军前敌指挥，同江口一战大败，江防舰队全军覆没。阎、冯反蒋大战时，他是怂恿张学良进关的第一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逮捕，沈鸿烈早就投蒋做了反共官僚。

李树春原是韩复榘的参谋长兼民政厅长，韩被处决后，沈由蒋任命为山东省主席，李蝉联任省民政厅长。沈由聊迁往张秋镇后，自去鲁南，以李树春代主“行辕”，而另以己系的廖安邦任保安司令，实权操在廖手里。但李为邀宠，用以见信于沈，也是出于他北洋军阀的反动本性，其孝忠于蒋的反共政策，不让于沈及其党徒嫡系廖安邦和胡学仁之流。他勾结利用范的参谋长王金祥，积极反共，在濮县杀害了范的十三支队司令、共产党员王青云和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汪毅同志。在这场屠杀之后，犹以为不足，还要消灭共产党所掌握的第十支队，可是这支武装在张维翰、刘志远等同志率领下，甚为坚强，他不能如愿。这个老猥的李树春于是急切地煽动“忠孝团”，要在范的肘腋之下称兵叛乱。阳谷土劣陈受之是国民党“剿共”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超万）的侄儿，北京高警出身，曾做过警官。这时乡居，以地主阔少姿态出入乡里，喧赫一时。他和

“忠孝团”首刘清岚是亲戚，并由李立如、李士修撮合，把刘清岚介绍给李树春。李以为奇货可居，委刘为“行辕”参谋，合地主民团徐芳德部作为张秋“行辕”的外围，并以“忠孝团”为前锋，在敌人攻聊城的同时，发动攻占安乐镇和阳谷县城。据传，刘清岚还曾去济南，受过敌伪训练，有人也见过敌伪派遣特务，化名为“马太师”、“史御史”，在“忠孝团”内部策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忠孝团”攻占安乐镇，十五日又进攻阳谷县城，开始了他们的“黑色恐怖”。

“忠孝团”的“黑色恐怖”

当“忠孝团”暴乱烧杀村庄时，十里内外火光烛天，白天也黑烟滚滚，人们称之为“黑色恐怖”，用以形容其狂暴烧杀、暗无天日的情景。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农历九月下旬），“忠孝团”在李树春及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策动下，蠢蠢欲动，已见显著，终于走向公开的暴动叛乱。“忠孝团”众口一词，说是奉沈主席命令，“只须完正税，不许拿附加”，“要钱要粮，都是老范一人所为”，要杀死范筑先。这时范已得报。以阳谷东北各乡大都加入了“忠孝团”，如有异动，距离聊城不过五、六十里，影响抗战，关系很大，正筹镇

服之策，谁知李树春、廖安邦先下手为强，早已定计安排，阴谋陷害范筑先于死地。

十一月中旬，范下令要驻扎阳谷县城的刘跃庭支队及阳谷县长刘子璋，相机进军镇服。这个命令下达不久，即被驻张秋‘行辕’的廖安邦知道，廖打电话教唆范的参谋长兼第二支队司令王金祥，要他转告范筑先说：“他们（指‘忠孝团’）是些无知老百姓，只要范司令亲去开导开导，即可解除误会，和平处理。”王金祥当即告范。范正在考虑，忽接情报，日寇在东阿集结数千人，由姜沟渡河，已到鱼山，有直犯聊城趋向。这时适有卸职的四区专员韩多峰在座，见范无从脱身，便自告奋勇要代范走一趟。范欣然应许说：“偏劳你吧！”韩次早（十一月十四日）同几位随从骑自行车去了。

韩和范同是西北军旧人。在韩复榘时，韩多峰是山东联庄会会长。抗战开始，韩被任为四区（临清）专员，对于抗日工作尚称努力。当范号召“八一东征”时，范的幼子范树民率领青年抗日挺进队进逼济南，韩曾配合作战。因此，韩多峰也不见容于沈，终被撤换，改以沈的内侄胡学仁（字宪之）继任。范为了抗战，曾进言沈鸿烈予以维持，但未被采纳。韩此时亦因范子阵亡（齐河之役，范树民遇敌，寡不敌众，壮烈牺牲），联系自己，互有同感。韩的奋勇代范，前后去说服“忠孝团”，是有这些曲折原因的。

十一月十三日，“忠孝团”以刘清泉为首，突起暴乱。先在安乐镇东乡薛家庄一带，胁众迫从，烧杀抢掠，村村兼并；并置有铡刀一口，上覆红布，有不从者，用铡刀铡死，所以人人自危，不得不从。这天晚上，我正在安乐镇街，十里之外，即望见火光，街上顿显紧张。我们料到安乐镇是“忠孝团”攻占的目标，我家便是他们要杀的对象，因劝我父集盘先生，当夜暂避于安乐镇南四里一个小村子于家营，次日（十四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正值安乐镇大集，来往行人不绝于途，一如平常。我劝父暂留于家营，自己则亲往安乐镇街察望情况，集合父老们筹思对策。时近中午，我正在天和堂药铺和父老们谈话，忽闻枪声几响，来自南方。初以为区部试枪，正在奇怪，继而枪声大作，街上商号纷纷上板，集市人众也一哄散去。日寇飞机，适在此时盘旋空中，轰轰作响，似为“忠孝团”助威。这时才知，“忠孝团”已从南门攻入，奔向区部，缴了区丁们的枪，占据第四职校，作为大本营。我在群众哄散时，急奔东门偏南的围墙裂口走脱。“忠孝团”即开始搜查，我堂弟东生被捉去杀死。还有西街商人李姓等数人，也被惨害。

风暴之后，则有寂静。“忠孝团”非正规军队，占领安乐镇后，自以为了不起，也是他们的骄傲，而对镇内外的设岗放哨等

等，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韩多峰恰在这几天同几位随从由聊城来到镇上，即到区部打电话到张秋镇。“行辕”的廖安邦得知，忙接电话，问韩几时到的，并说他也要到安乐镇来。

韩放下电话，转入区部，即遭团众若干人用快枪阻击。韩被击受伤。其中有人认识他，发现他不是范筑先的人，韩才幸免于难。可见李树春、廖安邦勾结“忠孝团”，企图杀害范筑先，显然是早有阴谋的。在“忠孝团”发动叛乱时，李树春于十一月十三日（一说十四日）匆匆去聊，力主范筑先守城，使反动分子王金祥借机逃脱。次日城破，范氏壮烈殉难。再证以廖安邦向聊城白安镇的电话，可见李、廖合谋，分工害范，事极显然。

和李树春、陈受之等的一场激论

“忠孝团”占领了安乐镇，聊城同时失守，范筑先将军殉国。在鲁西群众震悼之中，这一股反动恶势力，更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的狰狞面目。“忠孝团”头目刘清泉，此时更为疯狂，经常拿着杏黄旗，口口声声说是“打老范”。次日（十五日），他们即挥众进攻阳谷城。原因是阳谷县城的刘耀庭支队和县长刘子璋是属于范的系统，而不是属于张秋“行辕”的，也就是说“范的人”，不是“沈的人”。

阳谷县城的刘耀庭和刘子璋，人颇干练。当这几天“忠孝团”突起暴乱中，虽寡不敌众，仍坚守县城，构筑工事，储备粮秣，准备固守。特别在北门、东门配备得力战士，满持手榴弹，架上机关枪，以逸待劳，等候刘清泉到来。这时的刘清泉疯狂到了极点，他披发持剑，领众直奔阳谷城下。城上守军一枪不发，刘清泉就叫人用刀劈砍城门。守军见时机已到，突以机枪向城下扫射，团众应声倒毙多人。守军接着又投掷手榴弹，恰巧把刘清泉也打死在城下。团众见首领被毙，有的逃走，阳谷守军随即敞开城门，乘胜追击。“忠孝团”大败散去。反动分子王金祥，在范殉难之后，即被沈鸿烈、李树春委为六区代理专员。这时他假名援助阳谷军警，剿办“忠孝团”，乘机窃占了安乐镇，把司令部也设在第四职校。

我在“忠孝团”攻占安乐镇后，奔向西北乡，躲到聊城地区的井堤口。三天后听到“忠孝团”攻城失败，王金祥进驻了安乐镇。这时王也捎信要我去见他，我以地方安危攸关，遂决定回镇。我曾在聊城任范的秘书兼《抗战日报》社长，又主持“经济设计委员会”事宜。因这些工作关系，和王算是同僚。他知道我虽和共产党接近，但系非党的所谓地方人士，不以为忤；又因我是阳谷安乐镇人，关于如何对待“忠孝团”问题，认为有和我商量的必要，他至少要从我的口气，试探地方人的意见。我也估计王金祥虽是李树春的党徒，

他既弄到了代专员，就要抓地盘，搞他自己的势力圈。况且范殉难之后，六区军民均要为范复仇，王鉴此舆情，对待倒范的“忠孝团”，就不可能和李树春、廖安邦辈采取同样态度。“忠孝团”攻城虽败，但大部退还东乡朱家庄一带，由刘清泉之弟刘清岚带领，继续顽抗。对王金祥说，这也是不能并存的。我到了镇上与王谈了半夜，分析了地方情况，向他指出：“你不打‘忠孝团’，‘忠孝团’可要揍你呢！”王金祥只是微笑着听我说话，总不明白表示态度。临别时，他说：“明天开个会，代我约请父老们，大家来谈谈吧。”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早先到了王金祥的司令部。不多时，李树春坐着汽车也到了安乐镇，土劣辈陈受之、李立如、李士修等，在后边紧跟着。大家落坐，李树春对我仅点了点头，打了个照面，他就指东划西，乱说了一通。地主劣绅代表陈受之，以有他们的厅长大人李树春在场做后台，便开门见山，当众发表言论说：“‘忠孝团’都是老百姓，不应剿，只应抚，不应打，也打不得！”两个国民党小官僚李立如、李士修，也你一言我一语为陈受之帮腔。李树春笑着说：“阳谷县出这乱子，主席（指沈鸿烈）有德，我不敢说，有错是我的错，决不可再害地方，再杀百姓。”在这间屋里，镇上只有我一个人。陈受之如此张狂，惹起我的火来，我面对李树春质问陈受之说：“受之！你说刘清泉、刘清岚是好百姓吗？烧杀抢掠，

聚众叛乱，这是什么好老百姓？”我又转过面对王金祥说：“瑞亭（王金祥字），陈受之给你打保票，‘忠孝团’不再造反，你信吗？”陈受之一时答不上话来。我接着又压他一句：“安乐镇被烧了，我的弟弟也被杀了，‘忠孝团’不再造反，我不信。谁给我保证，我把全家就搬到谁家住，你家大楼许我们住吗？”

我们在屋里激论，我父亲同镇上十几位老人正在屋外请愿，要“候见”李厅长，此时一拥而进。见了李树春，十几位老人当众齐向他跪下磕了个头，说：“请厅长保证我们安乐镇，将来给厅长立碑挂匾。”这一下子使李树春颇窘，他连声说：“主席有德，我有错。不敢，不敢。”王金祥就此宣布散会。李树春放下几条烟，作为对王金祥部下的慰劳，午饭没吃，匆匆坐上汽车回张秋而去。这场激论，到此结束。

王金祥究竟打不打，我还拿不稳。东乡的“忠孝团”在刘清岚指挥之下，还是声言要打安乐镇。王金祥早已派出了侦察，他自有回报。第二天大清早，天刚发亮，王金祥率部东进，抵午在焦庄打上，毙了匪首焦东海、贺登岱，基本上稳住了安乐镇，王金祥即把队伍开走，另干他所要干的勾当去了。

攻打朱家庄，生擒刘清岚

范筑先将军殉难后，一九三九年初，鲁西地方一度为国民党反动派李树春、廖安邦的“行辕”所控制。国民党大小头目，如李文斋、刘心沃、梁醒璜、熊纪明、刘培誉等，以范县为中心，推行他们的国民党统治。王金祥正式归顺了他们。沈、李、廖辈，十分快意（注一），认为实现了他们从共产党手中“收复失地”的罪恶企图。但他们好景不长，日寇以聊城为本据，在鲁西开始大扫荡，侵占了阳谷县城；接着又以铁甲汽车开到安乐镇，出东门直驶我家住宅，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屋（注二）。李树春、廖安邦看到日寇四出骚扰，难以存身，也就不战而去，放弃他们的“行辕”所在地张秋镇，逃奔鲁西南曹县，依附被八路军在冀南所击败的石友三军团去了。一九四〇年初，石友三正式和日伪勾结。李树春和石友三会见，表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李廖辈得石友三的庇护，六、七月间又北渡黄河，回到鲁西濮县城南刘坑，重行开张他们的“行辕”。继续与共产党和八路军为敌。

自一九三九年初起，鲁西抗战进入艰难阶段，阳谷几位地下老党员王筱湖、岳舜卿、申云浦、赵凤升、宋金川（丽泉）、魏宗尧（则先）、申和生（怡之）还有我大哥申伯锦，在阳谷党工委领导下（申云浦、赵凤升先后任阳谷党工委会书记）积极奔走组织地方武装，拉起了“谷山抗日游击队”，坚持聊阳边区抗日工作。一九

三九年冬，八路军——五师骑兵团东进聊阳一带。这是一支勇敢善战的劲旅，浩浩荡荡，驰骋于鲁西大平原，累次捕捉敌人，不断给日寇以重大打击，鼓舞了鲁西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但阳谷反动的“忠孝团”由刘清岚率领，盘据朱家庄一带，仍然与李树春等反动派相结合，并勾结石友三叛军，破坏抗战。这时，在党的领导下，已成立了抗日的阳谷县政府，推齐南峰同志（注三）为县长。“忠孝团”总是破坏我们的工作，成了抗日政府的一个绊脚石。党又正在筹建鲁西抗日行政公署，而叛军石友三军团却要向共产党所开展的抗战地区“收复失地”，由李树春从石友三讨来石的部下陈庆元假阳谷县长，与我们的抗日县政府作对；并利用“忠孝团”杀害了共产党员李鸿甲等七名同志，还包围我们驻在焦庄的四区区部，除区长王子衡脱走外，其余工作人员均被活埋。对反动派这些奸谋和他们所要干的勾当，我们是洞悉的。为向群众揭穿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我们一面抗敌，一面讨叛，来对付他们。我们的县长齐南峰和石友三的县长陈庆元靠着驻，陈庆元躲到那里，我们也进驻到那里，敌伪来了就打。这样陈庆元有些害怕，随后他就弃职逃走。我们的县政府在群众中威信逐步提高。一九四〇年初，以肖华、杨勇为首的八路军一部东进鲁西，积极开创抗日根据地，对潜居在鲁西南的石友三叛